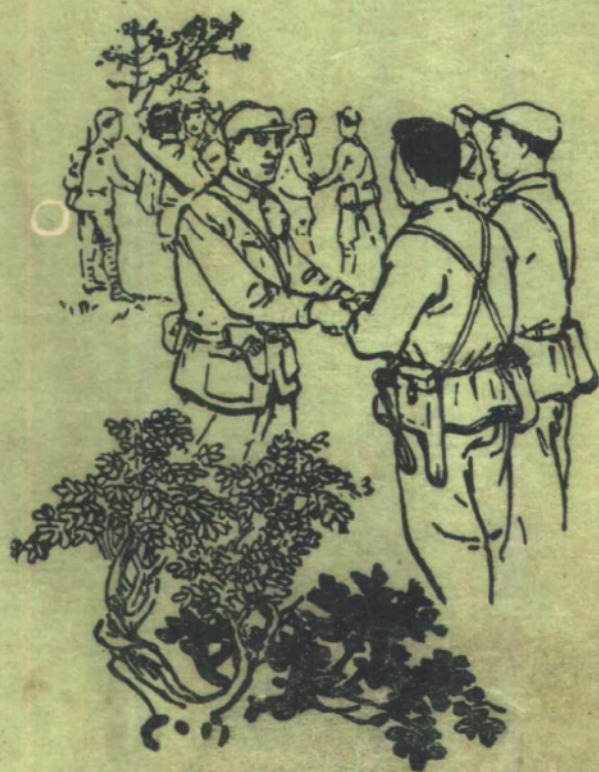


外崗游击队

賀 凱 著

外岗游击队

賀 凱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介 紹 ·

抗日战争初期，嘉定县外冈地区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一支抗日游击队，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的破坏与迫害下，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终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合，走上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大道。

本书如实叙述了这支游击队在复杂环境中和日、伪、顽作艰苦斗争的史实，同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勾结日伪，践踏人民的罪行。

外 冈 游 击 队

賀 凱 著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0—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三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1/2 字数 50,000

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六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责任编辑：孙 一 李怀通

插图：尚君励

封面设计：嵇锡林

目 录

人民不得不拿起枪来	1
抱着幻想去找司令	9
邓“司令”果真下来了	16
打方泰擒匪首	21
到上海找共产党	25
补进了新的血液	32
火烧敌人飞机	37
伏击敌人汽艇	42
差一点被出卖	46
反对伪化投敌阴谋	53
更高地举起抗日的旗帜	63
谈思源耍流氓手段	67
长涇遭暗算	71
到青浦去找老大哥	77

打回老家去.....	82
激烈的八字桥战斗.....	89
打退敌人的乘隙进犯	100
涓涓溪水归大江	106

人民不得不拿起枪来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激战三个月，国民党大軍撤退，淞沪淪陷。十一月五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十三日至十五日，嘉定、太仓、昆山相继失守，国民党軍隊望风潰逃，江南广大地区淪陷了！

国民党軍隊兵敗如山倒，把大批武器遺弃在战壕里、田野里、河浜里。农民罾河泥、蘊藻，可以罾到匣子枪，收割庄稼也可以撿到步枪。不务正业的流氓，到战壕里，摸口袋，找子弹，撿枪枝；地痞撞到农民家里，軟騙硬吓，把农民撿到的枪枝弄去。不久，流氓結成土匪，土匪勾結土頑，地方上的惡勢力就一股一股地形成了。他們彼此之間划地为界，以一市鎮为中心，在十里八里的方圓內，設立关卡和政权，称王称霸。

在这抗战非常时期，人民受苦受难，地方鸡犬不宁的时候，国民党到哪里去了呢？国民党的军队溃退到西边的大山里去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员跑得更远，逃到武汉、重庆去了！没有跑掉的，有的住在城市里，勾结敌伪，收买游击队；有的住在乡下，奉承流氓头子，和土匪勾结起来，继续为非作歹，蹂躏人民。

外岗在嘉定县城的西边，离城六公里，是嘉定西乡联系昆山、太仓和常熟的一个重要市镇。

外岗这一带和江南敌后其他各地一样，到处都是混乱。鬼子、汉奸不断下乡来捉猪、捉鸡，要钱、要粮、要人、要枪，半夜里土匪还不断出来抢劫，农民被弄得朝夕不得安宁，为保安全，人民不得不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来抗日保家。在战争初期，外岗一带农民，把捡到的一些枪枝藏在草堆里、河沟旁、床底下、锅灶边，不敢拿出来使用。后来看到鬼子、汉奸、土匪十分猖狂，再不用武装来保卫家乡不行了，在有些人的倡议下，才把这些枪拿出来，擦干净，配上子弹带，组织打更放哨，抗日保家。起初，各个村的抗日保家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后来，为着扩充力量，共同团结起来打击坏人，外岗附近七个村子才结成了七村联防。人民懂得了敌，人虽然有枪，但也怕枪，人少了不

敢出来，天黑也不敢出来；而且最怕人数众多的、有组织的防卫和突然的袭击。

七村联防是由卫家角、横溪角、华岗门、夏田村、东长泾、西长泾、管泾角等七个村子组织起来的，它包括外岗到望仙桥、西练祁南北各十多里的地区，以后南面的杨甸角、鸡鸣塘、横泾一带和东北乡的一些村庄也加入了。七村联防的组织不断扩大。自联防成立起来后，农民们白天带着枪下田干活，夜晚把枪枕在头底下睡觉，一听到锣声便赶到出事地点去接应。

参加七村联防的成员，除了本地的农民、手工工人外，还有市镇上的店员、学徒、贫民，乡村的小学教师、失学青年，其中的骨干是年轻的中医吕炳奎和受过壮丁训练懂得一点军事的农家子弟江祖培。少数地方上层分子，象外岗镇上的流氓头子谈思源、外岗乡下的地主金谷、国民党外岗区分部委员叶秋鼎等，为了保身家，争面子，也参加了联防。

吕炳奎是杨甸乡鸡鸣塘人，农民家庭出身，十六岁高小毕业后，在嘉定西门学习中医。抗战前夕，他已在外岗镇上挂牌行医。由于他看病不计报酬，不搭架子，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随叫随到，深得当

地人民的愛戴。加上，又治愈了几个疑難的傷寒病，他的名聲也就更響，傳得更遠。開始組織聯防時，楊甸角一帶的農民因見他為人老實、正派、熱心公益，就推他出來負責。他自己也感到在這兵荒馬亂的時節，外出行醫，需要有武器保護自己，就買了兩、三支短槍。七村聯防後，他在農民群眾抗戰自衛的積極推動下，對抗日保家也更加熱心起來。

自從有了七村聯防，在這兵荒馬亂的江南敵後的嘉定地區，逐漸形成一塊小小的比較太平的地帶。在這地帶內，沒有漢奸的破壞，沒有土匪的騷擾，農民安居樂業。過往的客商船隻，都願意從這裡經過，到這裡來宿夜。

七村聯防逐漸發展，後來在原有的基礎上又成立一支人數不多的常備隊。參加常備隊的成員，都是七村聯防中的骨幹分子，是一些年紀輕、身體好、血氣方剛、意志堅強的青年人。其中最活躍的有江祖培、錢士英等。他們活動的時候集中起來，不活動的時候就分散在家種田。

七村聯防的常備隊，雖然沒有接受任何方面的委任，也沒有軍餉，但隊員對抗日保家很是熱心，他們經常到敵人據點附近活動，捉土匪，抓漢奸，為人

民伸冤吐气。

下面叙说一段常备队员捕杀汉奸的故事。

嘉定伪县政府里面有个民政科长，叫徐朴民。这个家伙仗鬼子的势力，在乡下作威作福，陷害人民，群众非常痛恨。常备队为着替人民出气，以激发被压抑的抗日情绪，决定把他搞掉。后经了解，这个家伙是朱家桥镇上人，三十来岁，白面书生，瘦长个子，头戴白藤草帽，身穿白绸长褂子、紡绸短衫裤，右胸别有红绸布的符号，口袋上插有派克钢笔，派头很大。他经常住在城里，有时也住在乡下。他的行动有一个规律：凡到朱家桥必在下午，凡回嘉定必在上午。因两头事多，来往频繁。

掌握了这一确切情况，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常备队员便行动起来。他们一面派外岗镇人和堂药店里的学徒阿海林到朱家桥去探听徐贼的行动；一面由四个人组成一个游击小组，向朱家桥到嘉定的大路上前进。游击小组到了朱家桥南边的严家祠堂附近，他们便把短枪插在裤腰上，外面用短衣罩着，坐在牛车棚里，等待着阿海林前来报信。

阿海林姓徐，当时十六、七岁，因为身材短小，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他非常聪明伶俐，对抗日锄奸

很是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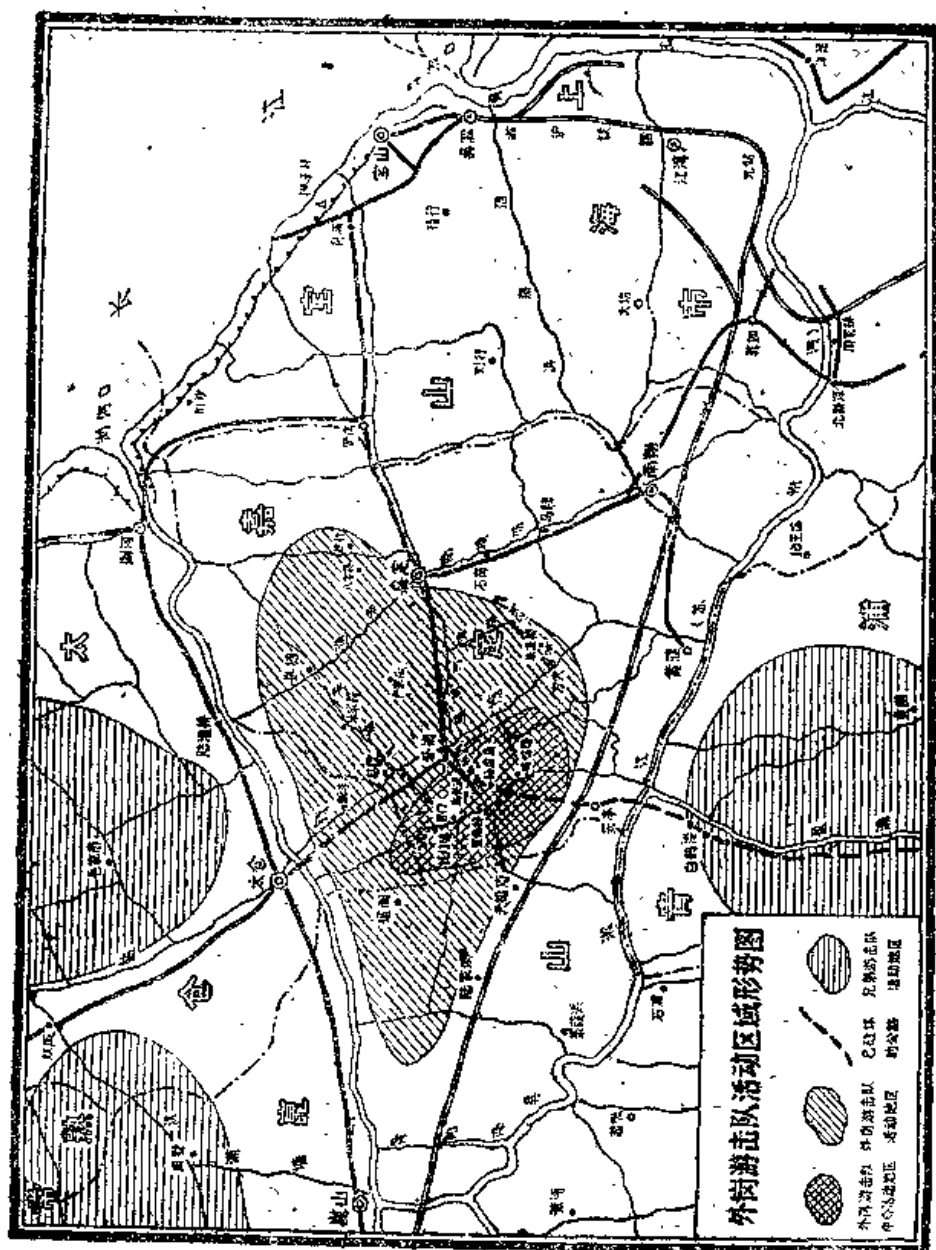
阿海林到了朱家桥后，转了几个圈子，不见徐贼的影子。这时已八点钟左右，他心里有点着慌，正想問一問人，却见旁边一簇人涌进了館子，其中正巧有徐朴民。原来徐朴民昨夜打牌起床晚了，这时候才进館子吃早点。阿海林心中暗喜，又怕在門口探头探脑暴露了目标，索性也走进館子，叫了一碗阳春面，边吃边看，慢慢地消磨時間。等到徐贼吃过点心，带了狗腿，同那一群家伙分别，动身朝南向嘉定城走的时候，阿海林早已窜出店門，抄到徐贼前面去了。

“走在徐贼的前面！”这是游击小组组长江祖培再三叮嘱的话。阿海林个子小，步子跨不大，又不能跑，他只好两步并作一步，沒命地和徐贼竞走，直向严家祠堂走去。这边游击小组的四个人，从七点钟等到九点钟，等得有点不耐煩了，却看见阿海林滿头大汗、气喘呼呼地走来。阿海林一见面，就簡短地说：“徐贼来了，后面跟着的是他的狗腿子。”

江祖培等四人，立即从牛棚里出来，向大路上徐贼来的方向走去。待徐贼走近，他們一齐拉出武器，一把将他抓住；徐贼的狗腿子也被抓住了。游击小组把他們拉到路旁边的严家祠堂里，进行审問。“你

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干什么的？”徐賊明知有变，但还狡猾地搶着回答：“鄙人姓王，家住娄塘。我本来在县政府任职，因敌人烧杀，为了人民少受点苦难，地方上要我出来同东洋鬼子敷衍敷衍。最近，我奉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那边的委任，要我在嘉定敌军那里探听情报。同志，你不要誤会，我王某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家都是自己人。”江祖培怒目罵道：“你这个賊狗头，全是一派胡言！”同时用手指着他的紅綢符号，逼問：“这是什么？”那符号上，明明写着“嘉定县政府民政科长徐朴民”几个毛笔正楷字。徐賊原本怕自己的作恶名声大，想用姓王来冒充一下，这时候见到掩盖不过去，便强作笑容地解释：“小人本姓王，徐朴民是我的化名。”游击队员黄福恒在旁边冷笑一声说：“大名鼎鼎的徐朴民，从嘉定城到朱家桥，誰个不知？哪个不晓？”徐賊看看势头不对，連忙跪下来叩头求饶。游击小组的成员沒有听他的。看看留着无用，又不便带走，游击小组就把他和他的狗腿子一起結果了。

自从嘉定淪陷，几个月来，还没有听到过对抗敌伪的枪声。徐賊被鋤，轰动了嘉定附近一带，人人称快，到处传頌：“外崗有一支真正抗日的游击队！”



从此，外崗游击队就有了名声，人民的忧郁气氛也为一扫。

徐賊被鋤后，鬼子虽然忙了一陣，下乡来兜了几个圈子，在烽火台上打旗号，用望遠鏡眺望，但沒有找到什么，也就快快地回据点去了。

抱着幻想去找司令

开始的时候，七村联防常备队员不脱离生产，吕炳奎也是一面行医，一面搞武装。到后来，鬼子、伪军、土匪经常下乡骚扰，联防常备队员就只好集中起来，同吃同住，放警戒，准备打仗。吕炳奎的行医业务不能好好地进行了，他逐渐地把行医的正业变成副业，把搞人民武装的副业转变成为正业。

当时在七村联防的领导人员中，不少人有这样想法：搞武装，立队伍，大家从来没有干过，国民党政权还在山里，这样做是不是会变成“无法无天”呢？同时，搞武装，立队伍总得有个名义，有个靠山呀！吕炳奎也这样想：“沒有一块正式的招牌就自立为王，就拉起游击队和组织起政权来，这样似乎有点不大合法。”

七村联防中别有用心的谈思源、叶秋鼎，看出了吕炳奎这个弱点，便大肆活动起来。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叶秋鼎对吕炳奎说：“老吕啊！我听县党部书记长陆麟勋说，第三战区司令部委派了一个司令，住在上海的旅馆里，他和宜兴山里有联系，过去他也带过兵、打过仗，又是嘉定本地人，是不是去找一找他呢？找他，弹药武器和经费，一定有办法。”吕炳奎过去对国民党的印象不佳，也曾亲耳听到过国民党如何发国难财、做土匪、迫害人民，听了叶秋鼎的话，他有点犹豫；但经过周围的劝说，怕自己一个人挑不起这副担子，最后还是答应他到上海去见见这一位司令再说。于是，谈思源、叶秋鼎、吕炳奎等十多个人，抱着不同幻想出发到上海去了。

他们在上海东新桥的一家三等旅馆——“大防饭店”的三等房间里，会着了一个又寒酸、又矮小、又瘦削、面黄肌瘦的瘪三邓敬烈。

邓敬烈是嘉定南門人，曾经在孙传芳举办的警官学校受过训，大革命以后，他当上保安分队长。抗战前，在江南某个小县里当警官。抗战爆发后，这个小县淪陷，邓敬烈当不成警官了，就跑到上海来，住在这家旅馆里“孵豆芽”（上海流氓的词汇，意思是

暂时消声匿迹，等待时机再出来。蒋介石在大革命以前，因在交易所投机失败，也曾经在上海孵过豆芽。典型的“孵豆芽”，是肚里没有东西吃，身上没有衣服穿，睡在被窝里等待着最后一张彩票的中签，或者是远处的小弟兄们汇款来救他）。这时候，国民党的一些官员正住在大城市里收买敌后游击队，邓敬烈在上海七钻八钻，和国民党淞沪别动总队六县游击司令熊剑东拉上了关系。熊剑东赏识了他，委派他做第八梯团长，并对他训诫说：“你要快一些，不然，淞沪一带的游击队都会被共产党抓去；要狠一些，跟共产党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也要阴一些，羽毛未丰，不妨先委曲求全，有了力量，就得开刀见血。”邓敬烈默默思索着：“快、狠、阴，不错不错，熊司令真英明。”

这几天，邓敬烈正在刻制关防印信，买了一些尺把长的信封信笺，刻了大字图章、条戳，亲自动手印刷委令。闲下来，他考虑着怎样打开局面，怎样使自己的枪枝人马越来越多，怎样使自己的番号越搞越大，怎样使自己的官级越升越高，怎样使自己的私囊越积越满。他象“独坐中军帐”中的蜘蛛一样，但等着蛛网一动，便伸出无数的脚，去捕捉那些投入罗网

的飞虫。

吕炳奎等十余人来了以后，经叶秋鼎的介绍，一一和邓敬烈见面。邓的房间太小，来人在里面坐不下，不是负责的就退到过道里去，只留下谈、叶、吕等三、五人在那里和邓谈话。

这时候的邓敬烈，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理发了，稀疏的胡子，有似脱掉毛的鸡毛帚，眼珠陷在眼眶里，面色憔悴，营养不良。他上身穿着一件由白变灰的西式衬衣，衬衣的破领上，黑迹斑斑。他下身穿着中式短裤，光脚拖着一双发毛的皮拖鞋。他先开口：“列位到此，不胜欢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敬烈奉上司命令，筹组武装坚持敌后抗战。本人才疏学浅，力难胜任，全靠本乡人士支持。各位都是抗战先进、地方领袖，此来必有很大帮助。”谈思源接口说：“理当效劳。本地抗日保家正群龙无首，希望邓司令早日下乡领导。”叶秋鼎赶忙为邓敬烈吹嘘说：“邓司令是本地贤达，党国先进，参加过北伐战争，练兵打仗是有经验的。邓司令下来后，嘉定敌后抗战的局面，定有一番改观。”邓敬烈故作谦虚的说：“鄙人力量有限，独木难支大厦。但上有熊司令指导，下有众弟兄帮忙，事情一定会办好。”接着，他又转脸对吕炳奎